

质朴的叙述与情感的力量

——浅谈蒋建伟散文《我家在那里》

朱延生(江苏)

“我是一条小河，无心奔向远方，默默流过岁月，静静走过沧桑。”郭欢演唱的《我是一条小河》，唱的是小河，说的是人生。近日拜读蒋建伟老师的散文集《水墨色的麦浪》中的《我家在那里》，我被他与词作家乔悟义先生的知己深情深深打动，也对散文创作有了更深感悟。

蒋老师用真挚的情感与细腻的笔触，把对故人的深切思念与心底追问写得深入人心。好的叙事散文，贵在以细节藏真情，《我家在那里》便是如此。散文一开篇，疾病缠身、生命进入倒计时时的乔先生轻声邀约：“建伟老弟，跟我回一趟老家吧？”一句话定下全文的基调：归乡寻根，感念亲恩。

乔先生是山西清徐人，幼年寄养在太谷城里的舅舅家。一次放学未能赶上车，暮色里饿得饥肠辘辘，无奈吃了一碗八分钱的清汤面，却身无分文窘迫至极，幸得一位乞丐赠以一毛钱解围。这份善意让他立志“日后有钱，也要做个好人”，并

一生践行。他不仅是著名的词作家、全国劳模，在散文创作上也成绩斐然，曾获“2019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一等奖。

文中诸多细节令人动容：从山西老家返京的路上，乔先生频频地看手表，生怕耽误自己做东的饭局，没人知道这位谈笑风生的主人早已重病在身；蒋老师夫妇探望时，乔先生忍着病痛，身子倚墙半躺，强撑笑容，轻描淡写地诉说病痛，却坦言最凶险时疼得死去活来，全靠临帖止痛，化疗期间仍坚持每日清晨给亲友发问候。乔先生离世后，蒋老师与他的秘书在电话两端泣不成声，这份深情令人鼻酸。

作为抒情叙事散文，文章呈现出明线与暗线的结构美学。明线以“归乡”为核心，从临归乡邀约到高铁同行、太谷寻旧，再到北京聚会、病房相守、离世追念，把“寻根”与“告别”融为一体。暗线以“知己情”为脉络，刻画了两人无利益牵绊、肝胆相照的忘年之交。

作家以白描手法叙写所见所感，不刻意渲染情绪，却于平淡中见深情。乞丐的一毛钱、少年张望的窗台、病房内强装的笑容、病重依然坚持清晨向亲友问候，一个个细节，让读者感知到乔先生的善良、感恩、坚强、乐观、重情的立体形象。文中的对比叙事更添张力，室外严寒与室内火热、少年贫寒与晚年成就、病痛折磨与乐观言行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，增强了情感冲击力。

通篇没有华丽的词藻，不讲究句式工整，却达到“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”的高境界。文中乔先生的“不需锦上添花，只愿雪中送炭”等大白话如唠家常，直击人心。同时，适度融入了简洁的文言句式与诗意的表达，雅俗共赏，耐人咀嚼。

蒋老师的《我家在那里》，写活了乔悟义先生，写深了知己深情，更写出了“家不在远方，在心实处；情不在豪言，在真心间”的人生真谛，也让我读懂了散文“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”的真正内涵。

笔底军旅情

李宗益(济南)

文学笔墨的清香里，藏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暖相逢。15年前，我参加了济南周三读书会，从此有了写作的欲望与动力。因为当过兵，写了一些军营题材的随笔或散文，发表后通过网络被许多人熟知，更是在文学的天地里重逢故交，拾起失散多年的友情。

6年前，我在网上看到宫承亨的文章《七十年前，我经历了一场大瘟疫》，心头一动——是不是那位与我朝夕相处十余载，却四十年未见的老战友？打听后果然是他。我在省城，他在潍坊，相距不过百余里，竟让我们在文学天地里不期而遇。加上联系方式，聊起过往，翻开的一页都是故事。

宫承亨告诉我，他参加某次乡愁诗歌大赛时，作品《回忆同学牛挺香君》被山西作家逯发湘看到。文中“一九七五年秋夜作于昌乐军营”的注释，让逯发湘想起已故岳父王永福曾在那里服役，便通过编辑联系到我。原来王永福是团里的老领导，1976年转业，年过九旬的岳母看到丈夫与战友的合影，流着眼泪，念叨着当年的琐事；逯发湘的妻子在军营长大，雨后找知了、看电影占位子的童年记忆，成了一家人魂牵

梦萦的牵挂。逯发湘以此为素材写下《征文牵出的“缘”》，经宫承亨推荐给我，文字优美，情真意切。

不久，我根据他俩的交往写出随笔《战友奇遇》。留言区里，网名“小雨”的网友说，她父亲冯观海是老八路，抗美援朝后部队驻扎昌乐，她在军营出生，模模糊糊记得那时的快乐。后来小雨告诉我，她本名冯爱霞，喜爱文学，父母已不在人间。我深知，当过兵或随军的人，心中都藏着刻骨的战友情。

昌乐驻军只有我们炮兵32师，上世纪80年代，师部及所属团裁撤，干部转业。我在战友群里发帖打听冯观海的消息，很快有了回音：转业德州宋春贵说，冯观海是他念念不忘的老指导员，1965年调任教导员，而当年作为新兵的他刚到连队，两人虽未共事，却也算同连战友；另一位宋干事记得，冯观海曾在省城工作过几年。我把信息转告冯爱霞，并推送宋主任、宫承亨的微信。后来在省城文学颁奖会上，我们得以相见，文学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军营也成了我们共同的创作源泉，冯爱霞、宫承亨与我先后创作了《缘遇——60年前父亲的战友》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等作品，搁笔多年的宋主任也写了《战友啊，战友》等文章，追忆火热的军旅生活。

连长刘学国已故，他的妻子携儿千里奔回营房，替逝者看一眼摸爬滚打过的地方。老团长吴树茂的遗孀刘阿姨，一直住在营房舍不得离开。95岁的叶爱东团长临终遗言，是葬在昌乐，只为能经常看到老营房。这种对军营的眷恋，令人动容。文学牵起了军旅温情，让我们得以继续展现世间最美好的情感。

回忆我的姥爷

崔健(日照)

子夜，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寂静，传来姥爷病危的消息。天刚破晓，第一缕微光才泛起，您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像一片秋叶轻轻飘落，无声无息。

九十九年的岁月，您用漫长的一生丈量了时间的厚度，却终究没能跨过一百岁的门槛。上周末我去看您，您还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给我买的香烟还没抽完。”可这周给您买的眼药水，才刚刚开封，您却再也用不上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多么希望您能再等等，等晨光照进窗棂，等我们再叫您一声“姥爷”，再陪您说说话。

姥爷是一位最淳朴的中国农民，有着那个年代普遍的重男轻女思想。常听母亲和姨妈说起，她们小时候家里煎黄鲫鱼，每次只分给母亲和姨妈两条，其余的都是大舅的。有一次姨妈生气了，翻箱倒柜地把鱼找出来扔掉，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。每当听到这些往事，我和表弟也都只是相互一笑，有对旧时代观念的淡淡无奈，也有孙辈对长辈的宽容与体谅。

人到四十，我竭力回忆和姥爷相处的点滴，却始终没有多少他陪伴我成长的温暖画面，想来满是遗憾，记忆里的相处总是浅淡的。但您是传我血脉的人，于我而言，有姥爷在，就总有一份底气，人到中年，这份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从您的儿女，到我们这些孙辈，您用一双勤劳的手、一颗宽厚的心，撑起了整个家，更把善良、坚韧、淳朴的品格，悄悄融入我们的生命里，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。

从听到您离开我们的那一刻起，无论人前人后，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泪水总是一遍遍地流下来。即便您已如此高龄，我依然舍不得您离去。回忆您的一生，吃过的药片屈指可数。九十二岁的时候还能穿针引线，只是这两年视力差了，但并没影响正常生活。姥爷的一生，过得简单而开心，这份乐观也深深影响着我，让我始终坚持笑着生活。也正因如此，姥爷离去的时候也是安详的，没有丝毫痛苦。我知道，您不是真的离开，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，继续陪伴着我们。

姥爷，九十九岁，您已经拥有近乎传奇的生命长度，可做儿孙的，依然觉得还太短太短。有您在，我总不愿去想母亲已经老了；现在您不在了，恍然间才发现，母亲真的已经老了。

姥爷，我亲爱的姥爷。愿天堂那边，您依然把时光走慢，慢慢生活，快乐生活。人世间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，把您的善良与坚韧，永远铭记于心，代代相传。